

卷之十

知縣事漢上屈振奇纂修

藝文志下

記

題名記

李正芳 邑人

成化十三年歲在丁酉冬十二月朔西蜀劉公應乾以名進士來令吾邑公先令浙之餘姚六事允修而賢聲大著今令吾邑猶前日也一旦祝學宮闕科舉麻城縣志

卷之十

一

題名碑而名已遍矣因與縣尉具公暨邑博劉公聚會而籌度之曰去秋鄉榜七人今戊戌春榜三人咸無題名處况科目盛事將來者尤不可以計數可不再勒諸堅珉以繼之二公遂起而揖曰此正予輩欲言及者於是命工鑿石走幣徵予文爲之記予竊惟自古文人之生固因乎山川之秀而其名賴托以傳者則貴遇乎豪傑之士也故嵩嶽生申甫而功名蓋世閩蜀遇常袞文翁而科名大顯蓋有不偶然者吾

邑在汴河之南漢江之北前有龜峯之峻拔後有鳳
嶺之巍峩人才之生固有自矣脫無豪傑作令以振
動之則不朽之名何所賴耶矧吾邑自國初來自
科目殆百餘人有長內臺者有伯外藩者有叅大政
者有副憲者有僉憲者與夫職黃門居部署擢侍御
典光祿佐天下之郡令天下之邑司天下之教者後
先相望然今之山川卽昔之山川也在昔鍾有其人
今豈無其人歟碌_七焉不題其名則後將何述劉侯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二

下車之初作興士氣猶先急乎此可謂達政而知務
矣後之學者覩是碑思師前人之學仕者誦斯文思
師前令之心謂非侯惠遺可乎然則侯用心之仁其
深且遠哉史載循吏以六事克舉者蓋六事之首也
不可無記因其請特書之僭刻諸石

重修儒學記

劉 采 邑人

麻城古號名邑國朝經術文章尤盛豪傑俊偉後先
相望葢萃靈毓秀繫乎學宮學在邑東南肇基大河
之岸河水衝激岸輒崩學宮被浸沿久敝圯太甚棟
撓瓦解柱歌墻傾壇宇墊爲沮洳門廡鞠爲茂草目
之罔不小心惻然未有一致甃者靖川陶君至卽毅然
以爲己任諮相故區會計申畫迺委諸壽官某發贖
金若干程諸匠作鑿石伐材補河堤以固基址築藩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三

垣以立範圍整撤舊部華藻完固則明倫堂三楹文
廟三楹敬一亭三楹創造新美宏厥壯麗則儀門三
楹東西廡各九楹東西齋各六楹學門三楹鄉賢祠
三楹工始於嘉靖癸卯八月朔二日至甲寅五月十
一日畢過者已然改觀易昔慢易爲歛畏莫不頌君
之賢且勞也由是諸生請紀成於安峰劉氏曰夫學
所以養士也賜嘆安仰商云居肆有以也矧學之頹
也久矣豈前此有司悉愆於是智疎者經理弗給力

園者處置尤難陶君德備義周勇於任事勞心苦行
不肯碌碌從俗苟安而其才猷又足酬所志簿書之
暇披搜教籍日進儒生坐談道與勤課校隆賞勸士
子翕然向風且數十年之廢一旦而興神靈既妥師
模益振益得所依矣自今二三子垂神鼓篋優游其
中顓志肄業寃體達用將文采炳蔚事業輝煌俾後
有考吾邑之學寃文物所從來陶君功德可容晦歟
君浙寧波鄞縣人諱天忠字舜佐號靖川以庚戌蒞
麻坡縣志

卷之十

四

文侯重修三老堂記

周思久 邑人

縣事廉靜無求政務畢達蒞茲二紀弦誦聿興嗣是
陟崇都要有不大遂施措興廢舉墜救偏補弊以維
新斯世也哉

成化間吾祖觀察使孔明公與方伯李公彥碩督學
僉憲董公宗南束髮結好以風節相砥礪及登仕版
歷藩臬遂飄然冥舉先後請老於家投閒養恬意在
人外澹如也維時蜀朱侯則川宰吾麻至則敦禮三

公謀多就之以故朱侯治行稱最焉御史大夫吳公
行部至問侯所以治狀侯對曰下走吏何能唯是二
三大夫之訓吳公擊節歎曰有以也夫士抽簪而猶
不忘世豈不賢乎哉顧三公春秋高令倘亦有懿侯
舍蓋公之意乎侯敬諾爰卜邑迤西隙地一區築舍
舍三公顏之曰耆英堂自是侯有大政則延三公登
堂而問焉以爲常後三公云亾堂就圯遺址鞠爲茂
草迨今百餘年未有修復之者文侯舜階始掃而新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五

之易今名曰三老堂而因屬記於予予惟憲老云言
占之道也乃輓近之爲吏者大都束檢桉礪廉隅勾
稽於簿領筦庫之間不者或窺承當轄風旨爲名高
朋求師質顧迂視之豈知親賢則益好問則弘單智
寡聞者道之所不載也今朱侯行古之道文侯聞其
風而悅之益求光昭前烈堂成出教令凡學士大夫
以公事至者皆得停車繫馬於此以時諮諏焉是侯
蓋以三老聖人匕矣則凡登是堂者有不愧然想其

爲人思以作求之歎然進言在人擇言在心心苟靈
矣卽街談莛語亦有可裨治理者不則雖使端木說
辭鄒軻持籌而辨之亦安所用哉昔子賤宰單父求
五人事之而稟度焉以故不下堂鳴琴而治夫子賤
在孔門負墻之列其學摩之深矣乃爲宰猶必求助
於五人則學之交相資也侯振纓稽古敦素秉貞其
嚴不苛其寬不縱有和平之軌焉而侯方躬匕然求
之人不以自足是侯之志念深矣顧予迂叟無能繩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六

祖武追配前修奉侯擘畫萬一乃吾黨學士大夫素
自所期信者豈在單父諸人後耶誠反而思之求所
以助侯者何在則庶幾哉交資之義乎而後無負於
侯作新斯堂之意

李卓吾墓記

劉侗

卓吾名贇字宏甫溫陵人以孝廉爲姚安太守中煥
外冷強力任性爲守日政令清簡公座或與髡俱簿
書之間時與叅論又帳至伽藍判了公事人怪之踰

年入雞足山閱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人疏令致仕
歸初善楚黃安耿子庸遂携妻女客黃安曰吾老矣
得一二友以永日吾樂之何必吾故鄉也性癖絮惡
近婦女無子亦不置妾後妻女欲歸趨歸之稱流寓
客子自是叅求乘理剔膚見骨少有酬其機者人以
爲罵又怪之子庸死遂至麻城龍湖築芝佛院以居
龍湖石址潭周遭至必以舟而河流沙淺外舟莫至
以是隔遠緇素日獨與僧深有司空思敬語然對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七

之竟日讀書已復危坐不甚交語也其讀書也不以
目使一人高誦傍聽之讀書外有三嗜掃地湔浴也
日數人膺帝具湯不給焉鼻畏客氣但一交手卽令
遠坐一日搔髮自爇蒸七作死人氣適見侍者剃遂
去髮獨存髭鬚禿而方巾先是論學不合者愈怪之
以幻詔聞當事逐之時劉左轄東星迎之武昌梅中
丞國楨迎之雲中焦翰謨竝迎之秣陵皆暫往無向
復歸麻城著藏書焚書又爲梅中丞者著孫子叅同

成先是有與中丞構者幻語又聞當事又逐之至火
其居於是馬侍御經綸迎之通州至與馬公讀易每
卦千遍一年而九正易因成時欲老盤山會當道疏
上指爲妖人逮詔獄尋得其實議發還藉矣曰我年
七十六作客平生何歸爲遂以薙髮刀自剄馬公痛
哭曰天乎先生妖人哉有官棄官有家棄家有髮棄
髮其後一著書老學究其前一齋二千石也乃收葬
之葬之通州北門外迎福寺側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八

重修儒學記

周損邑人

維邑前爲定州爲亭州爲陽城其址皆非今麻城址
麻城之城始五代麻將軍胡秋所築宋以後沿之不
改也縣治前稍東五百餘步爲學宮城雉薄宮墻門
俯青溪素磔修渚引溪爲環泮水不假鑿也溪上層
巒聳翠左相舉右白臬峰望千萬狀毋論晴雨嵐光
青到門後隱平岡如列屏几岡上五華鳳嶺諸山崛
起與溪上巒對峙儼然秀麗區也學宮舊制聖殿明

倫堂尊經閣東西廡啓聖先賢名宦鄉賢祠博士廡
齋舍備矣創自有宋至明恢闕補葺稱壯觀先是邑
夢以功業顯蹟及以文章著名者顯著自明始故老
相傳以爲興崇學宮之效云逮崇禎末年之亂黻敝
圯落者過半鞠爲園蔬牧兒莨笠至于薪刈其下楚
炬焦土求如靈光獨存蓋亦難矣

上定鼎八年親政謁聖教編崇太學以樹教本近以文
章高下寓內士畫脂鏤冰相顧自失禹航王侯蒞邑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九

而景陵陳君西陽邵君司鐸濟美首議重修學宮于
時候捐壁上魚二君出盤苜蓿凡士子執一摯問難
悉貯之以厝置物料而邑人慕義助輸絡繹三年山
林未聞有丁匕之聲伐木井開未見有脩匕之羽鳩
工而規制忽還舊觀擬之雲堊天造非匠者功蓋侯
雖

興朝宰邑第四人而勤政久任視邑事等家事實開創
第一人也若考作室肯堂構弗棄基二君又鴻儒人

倫表帥分麻袍如韓公來為祭酒則國子
故有是績時肫既望落成諸生再拜前致辭曰初郡
城火黃岡首建文廟是歲得大魁茲經營猶將過之
侯進諸生升堂詔之曰麻勲名麻自有耳吾何最哉
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惟文章也

上方釋金戈弄柔翰每以南土人文浮靡不宗先聖之
術為憂

御製楷模之臨軒釐飭之意得經明行修之士同治此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

天下耳夫文章者原本五經也詔命策檄生于書序
述論議生于易歌詠賦頌生于詩祭祀哀誄生于禮
書奏箴銘生于春秋惟原本經術故能使精義霞開
挾辭颺起匪曰蘭芷不自朱藍何由變情遷質哉吾
崇修學宮欲使麻士瞻仰雲章知國重聖術哀然經
學以應旁招耳凡風俗所好尚觀其所營筵而知之
也凡邑橋竿寶樹知好尚者浮圖道觀桃花知好尚
者黃白川巖別墅相望知地有幽處城市臺榭交錯

知地有貴遊儼采風問俗輜車入邑觀茲學宮巍煥
雖欲不以令爲崇聖術不可得也麻士過學宮改觀
雖欲不矜目不自顧所學亦不可得也此吾之志也
夫諸生再拜謝曰謹受教于是以重修學宮之績及
侯之言也而記之

立浪園記

曹胤昌 邑人

黃輿碧落浪人所居遊也處乎寥廓之觀而園焉則
已陋竺天瀛島心緬以清卽至焉一乎淨濁之致而
園焉則已拘頽鯨犇濤立矣九蓮三山反在地中浪
人有不得避姑取超有不能一姑取寄云淵明菊和
靖梅尔蘭王竹戴顓鸚舌弘景松聲因性所近而取
適焉二氏所稱洞天福地肺絡相連非還丹子不得
至有都玉京之下三十六天皆實有城闕居人垂裳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三

受吏至聖大賢處之浪人旣鮮颺渡之津滯羽樊中
拔天無計居旣不敢上山亦不敢深居偶山上偶園
然金谷也奢土室也隘壙也哀窩也恣園焉斯可爾
園而立浪者浪松也萬松摩霄骨撐髮豎真有立之
義抑悲風激盪中猶有未憾者存乎是有異焉園山
也取致以水上溪也取致以池以泉松圍也取致以
竹以古藤以雜種之樹以遠望之茶山環於石上園
也取致以艸塋以土坪巉崖複洞通欹園也取致以

四顧以脩堤以澗坂朝川也疑暮晴而雨色四時也
疑一暄萋霜而鷗歌雪而蕉影初從岸庵出雲竇蒸
一線溝猱鳥道爾則雜躑蹙壁綠薜荔墻入立浪園
門轟曠若行野石虎之鬪矣松則龍而馴鬪不勝馴
也日馴龍衍磴而栢丁匕雨折而蕉扇匕雲出石竇
隔筠籬望文石半背妝西子濃抹澆背一驚矣蒼匕
者梅僂而不敢索其笑亭匕者梧過而不暇據以吟
下坡陀循半規池咫尺闔蓬宮闕不得渡又上而坡
麻城縣志

卷之十

文十一

下而亭矣藤篁蒙菁萬葉交影人浸葉中水怒葉下
風泉壯亂語不得聞津橋而西則桃花泊榜燦然山
參差桃匕先後花然洞光谷影霞片水聲西湖柳堤
秦淮葉渡煙中閣鏡中山昔年畫舫紅夢入此盍依
稀近之泊而竇匕而水亭泓其伏流而出者乃反磯
激魚頭匕影荇藻不可得漁然柳絲拂水輒亦驚竿
竇以上皆平臺種梅而郵其左則雪山之顛也界天
台迤矣濤濤而時其右則張毅萬松其未燹火焉為

匕茫匕其古懷襄其未平也周視徑窮矣旁瞰石背
有隙摩身背以入如鼠穿竇日文石峽也越石橋藤
蔓陰森九天銀河窺嵌其外過破袖亭沿塘勝到谷
莊似人間籬落紆棧閣入縮缸廬又一洞天矣西折
徑松風而上躡肝雲方鐵蓮半覆恠樹生石腹石髓
滴墜鳥動人憤衿魂醒骨冷其古倦服點之巖循巖
而南陟嶺麓則龜峰鴈石襟帶同攝其翠色河縷白
而逶迤以西千里盡望下坐石觴內虬虎以爭外波

麻城縣志

卷之十

瀾斯遠近而几案度則嚮晶曠馴龍衍也夫抵部署
因其自然歷亂序於思理喬木千章澗池工匠石族
而屋曰文昌惟以寢以飛以讓曰闢出半二石特詭
秀壁者坐而橫紫蘿冠錦首帔春朱花秋紅樹簪夏
綠雲步障石而玉女丈而秀以文乎伏者削而案蕩
與繚則虎而圈沼與臨則牛而飲蕉與覆則鹿而夢
笑爰履筇薦櫻席枕每月明夜深主人獨嘯輒不意

西
五
洞
簫
石
底
潭
之
背
峽
之
旁
亭
閣
之
照
竹
依
松
驚

魚疑鳥依稀。靈壁飛來間。遠山疊來而不露。其童僧
磬下升而正。愛其孤龜雁。兩名巒隱躍。左右而琵琶
半遮。不肯遽開。其屬柴桑。半坐煙鷗。封斷而邈。若山
河其間。晴粧雨翠。千變萬狀。迤嶺而遠。托旅遊而獨
抱。反肩而徇。尋節遊而返之。有不暇勇割而棄。濶之
以深。其瞻懷皇人風。小年日不足。樂浪人饑。娛老乎
碩山。不衡。泰水非江漢。茅之屬。不如北竹木之屬。不
如南垣有淋。不能望池有漏。不能甃。櫺檻有脫。以假

不能州。漆以經久。遠伐楊而几。剷松而臺。束艸而席。
縛繩而床。瓢以柳。壺以瓦。筋以竹。箭芋中布。幕蕭然。
乞寒園多山花。梅梨李。菊野樹香。不之數。而九里香
迺特發。丹桂寶珠茶。移植山上者。如貴游子。入野人
道士羣。友不韻哉。花亦哇。死於木。且石不暢。哇也。亦
花。厄於貧。且僻。不異花。具云爾。迺移株。輒活。曾無橐
駝種樹之方。好鳥來巢。豈有薛翁幻命之巧。印朋四
海。而颺集。樵牧。迂道。以嘆。游岸。庵梵聲。長塗。人語。嘹

噉若在坐隅馴龍狝之蒼莽則瑤池讌而冠佩醉譚
昆陽鑿而鹿象怒角也肝雲方之靚邃則鐵船峰之
石蓮雲水玉泉之洞室也選濤亭之雨之月之雪谷
莊之水秋之筠夏雪翻之酒杯之劍泱漁竇之蒲團
石舫之垂楊松之野燒瀑之落暉之吐月破袖亭之
冷雨酸風縮甕廬之抱琴箏讀近於禽慶蚤於向平
切於宗炳雖儉不及贊皇之平泉而侈已過樂天之
池上踈不至散稠不至整樸不至陋文不至纖劍俠

而其有嬋娟枯僧而有其灼爛湖海嶽山而有其一
丘壑至乃風動茶槍難其鬪者棋間峽雨若或聞之
水沉剉屑閩爐是不燼之灰綠韞攤經秦火出未燒
之字或則休糧永日鍵戶詮亦有乘輿騎驢下山
乞食鈎松簾而進雨則鳥鼠亂其圖書挈土銚以居
雲則狼豹馴於鷄犬山有勝事則元霄之放燈脩禩
之採蘭婦孺之鋤藥眷屬之飯藤花有勝景則紅子
樹落葉堦松毛徑石蒲古溝霞叅曉灶不辨晴紅山

亂厨州難分縷白每秋空畫說枯藤落子迸打屋瓦
疑於鬼兵更復掃春風而逸童塵響夜谷而默鳥虫
桃花似女妖盈來二女之鬟醉藥漫山明滅看塞山
之火是則武溪男女莫幻樓臺華山暎躬徒游蟻蝶
庶幾鄭谷真個廬山矣其有梧而坪有蔬而圃有礮
而玉以春有絕巘而平崗以鬱弧以走馬或則力艱
劖作而莫窮靈運之斤亦時憂畏驅馳而輒斷草堂
之手興會不及標舉斯虛或有不名有不至也間者

圖爲卷素派以歌章耿懷袖而慰羈孤脫丹神一而或
果道山川粲白何殊煙掌之螺咲黛依然不異
之巧移情送目卽是若人朗月清風便當良友談
桃花未穩終翳風濤清福難消特生塗難則他詩
鷄聲而思薄廟因晨風而懷遠人不旣傷乎嗟乎
臺之銅散其墨花綠野之石殘爲梁白奈何以電
之呵而欲永海桑之玩况椎蓬闢子棗栗恒兒曾無
名山洞室之懷足以觸其雲木念先之感而更望其

蒨花舊徑薙艸閒堦不以難乎是以李衡枯樹室少
居人叔夜新篁園無主者亦知浪山烟景百歲之內
剪爲童顛而雪堂偶築于黃州愚溪亦標於西粵寓
意寄情若鷺點汀沙霞鋪暮漢聽其聚則成文而散
之鳥有豈至于匡公五老定結斯廬靈運萬斤轟驚
幽壑者乎况乃景陽鐘斷勾楯簫寒駿馬臺傾鬱葱
孳戮其何有于茲園羸者曹對影婆娑尺階其幸編
身傭佃陶復爲居亦云濫量而習心未掃斧構如斯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不旣多與余家近衡峯沂流可達寧不欲訪于薛之
高踪讀異書於响屨而虎豹嗥逕禪鍊他移未免桃
片浸於污溪石涅封其青髓蘿攀莫極杖屨惘然更
復肺病數年而累絲難殺鹿門以繫勝具維艱比年
裴几躬携蔣蒿自刈旣少姪兒之童子結伴羅浮兼
無哦際之鞭奴相依傳奧是用不得不坐選家山甄
尋短水已非梅福求閒之意亦豈鑑湖許乞之恩聊
寄君遊自商歲月而已園仰園丁出仍生芥其可以

園焉者其可不必園焉者胡爲乎結行制而強遊人
爲是沾匕者哉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八

無念禪師塔記

楞之煥 邑人

恭惟禪師宿斷鈍根早磨慧劍言語文字不立大心
直取法王艱難險阻備常揀命始登覺路一掃三塗
六道出之萬死一生正法眼方開老婆心復切未明
如喪明如喪似有情癡一法纏通萬法通更無理障
成已以成物總此一成救世如救焚急於自救點化
者十之一二惟鄧宗伯尤高足之徒許可者百不二
二於家司馬有祝予之慟羅浮山客西有道人管各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九

窺其一斑竿更期於百尺西方有聖人出焉未能或
之先也東七以我公歸兮更莫爲之後矣念不盡不
佛何心邁跼然有寄有還豈容久戀爰成寶塔用備
歲所當如來降誕之辰正浮圖合尖之日息形息
影脩然七尺之軀忘生未忘骸聊爾一抔之土聊爾
半偈無煩開石柳之文舍利殊光不用借漆燈之燭
嗚呼南山之銅猶有隙靈光之燧獨歸然不獨川嶽
效靈抑亦神理綿遠況乎紹佛紹祖又自無滅無生

獅子潛聲林鳥猶然諦聽顧高臥野狐不敢浪眠
此日雍門已不隕孟嘗之淚他年華表豈從興丁令
之悲求大藥而駐朱顏只爭早暮置虛器而運虛想
一視興亡決地得泉水豈專在於是高陵爲谷山同
卷石之觀原非藉有涯以托無涯亦不假無字而疑
有字弟煥也聆木樨轉語所謂見而知之誌黃櫨遺
蹤庶有聞而起者嗚呼藏寸楮於無縫之鄉豈云譽
墓殉隻履以太史之簡聊榜傳燈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

石洞道人佳城記

梅之煥 邑人

曾君諱鎮者別號石洞道人舊隸芹宮博士循匕長
者等唾面於虛舟翼匕小心虞碎顛于隕葉寥落功
名之夢一場蕉鹿驚殘辛酸兒女之絲幾度峽猿淒
斷慕長齋之蘇晉雅愛逃禪希玩世之嗣宗聊以卒
歲蓋鄉人之善者其葛天之民與向也再來雲無心
而出岫老之將至水有時而回淵爰借孺人某氏卽
因石洞頂上佳城宛矣麗公儻婆居然同轂同穴使

今日常運死想庶他年翻作舊遊嗟乎雍門動荆棘
之悲柳下嚴樵蘇之禁且躍馬終黃土牛山何必沾
衣然寒鴉幾夕陽羊碣猶爲墮淚昔文靖不保五畝
弟古者尚致慨於甘棠況北邙僅占一杯爲後者忍
忘情于宿草無問或緇或素以至若雲若仍有如護
栢捲之思豈直媿挈瓶之守自昔謂仁人君子斯其
主矣從今惟名山大川實式臨之何須銅北山之銅
請試問鹵歸之履緹嶺鸞已去碧桃依舊春風遼陽

鶴重來華表巋然明月特勝二章約法永爲千歲宗

戒子書

鄒來學 邑人

字寄妻男楊氏鄒瀚餘不及言自離家之後將及二載鄉市各處親憐朋輩人事之往來以及家務人口種作屋宇塘池樹木頭畜等項二兄家道安否滄海二子生理俱不知詳悉爾雖有家信一二次止開些須畧節豈想父在遠方時匕懷念以此一事觀之爾之平昔爲人苟且簡慢懶惰粗糲無狀可知其待父麻城縣志

卷之十

廿二

毋如此又不知相處內外親戚隣里何如每憂爾少讀書識見寡操歷淺至親至眷不知尊重小男小女不知撫字左隣右舍不知和睦年老之人不知恭敬貧難之人不知眷顧患難之人不知憐憫爲惡之人不知迴避爲善之人不知倣效有恩之人不知報本有寃之人不知洗雪與人飲酒不知深淺醉後之言無天無地無禮無法醒後諸事不知與人交錢不知仗義和好之時如尤如弟如膠如漆一文相競諸情

不顧鄉間往來常乘驟馬見人不知下地大帽長衫
驕傲放肆作揖不知低頭識者莫不耻笑誰肯勸戒
說爾好者欣然而喜春風滿面說爾歹者勃然作色
怒氣滿懷至若起家不知要節儉耕作不知要辛勤
畜養不知要水草樹木不知要栽種子弟要教訓屋
宇要打掃內外要防閑出入要謹慎夜晚防盜賊豐
年防旱乾有日防無日用人要飽煖待下要恩愛我
憂爾之不能爲人不止此數者聊說其大畧爾書每

說牛死比之常人家一牛使數載而不傷者何也蓋
因心痛此牛牧養得法水草依時爾書又說無本錢
比之別人家一般納錢糧起人情又當相應人夫凡
事量入爲出千思萬想要知何者爲起家之計何者
可以納錢糧何者可以備荒旱務要長遠莫顧眼前
我每想自己仕途數年間必有深過以致禍惡上及
先妣下及清兒自朝至夕惶懼省責又慚薄德非材
勞數次之章奏遭幾番之薦拔誠恐有負朝廷之委

托學又肯貪汙以辱名節貽後患於子孫乎况因守
同三年爲家室之累往也作事不守本分致人嗟怨
蒙恩宥之後爾當洗心滌慮改過遷善愈謙愈卑更
讓更和平昔之仇隙者今則待之如芝蘭昔時之構
怨者今則待之如骨肉事也守已件也安分官府一
跡不至外事一毫不爲廣結人情溥敬鄉里貧淡乃
安樂之本清閒是享福之源人家有長短不要偷寒
而送暖鄉里有過惡不要面是而背非隨步而行全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七

憑方寸不必東思西想不命爾強我弱看破事情富
貴浮華皆爲外物有命所拘思之思之慎之慎之盡
心以守之勿以予言而輕易之二九不知來否早晚
慇懃孝順周先生在家或一月或二月常去拜問每
事一一請正而行當以父事之我自幼而長死生患
難之交止一二而已你母親好生將息來年必有此
行鄒瀾八月未定起程溥兒喪事可停於西畝北邊
橫屋內蚩也看下地整理灰磚一到就不久安葬於

後山高阜處或樊橋左右其餘皆不盡言瀾回再行
計議鄒紀兪躬胡仲亨等不知比常用心何如便中
一一寫來大姐常亡去看諸親尊長亦常看諸公俱
致意後另書奉

後學出振奇日觀人不如其所勉而於其所忽謹
公此書皆家常瑣細之言而公存心之忠謹立身
之勤險與夫居官之靖其正宜俱可知矣予童時
卽見有刊公此書傳世者今幸承乏公里得悉公
行實又見其子孫皆守節
前在黃安聞楚侗先生瞑眩之論真有味乎其言以

與周柳塘

梅國楨邑人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五

惟人生大造最宜大省悟大憤排方大長進若不肖
者行多跣跡譽乏長厚亦旣迭宕而憤排矣而世情
俗見斷割未能近日以來動違清議夫木無不罅隙
之蠹人無不間隙之尤諸所加於不肖者皆實亡有
之而又側大會發高論不肖之類厚矣自今以往閉
門自訟如前所云瞑眩之藥更新其耳目重易肺腸
以求信於朋友若復優游歲月以人言爲不足惜是

爲儒名以文臣奸結善類以延虛譽徒以未識者而
堅僞行反以阻向善之心不肖曾以此爲耻而躬自
蹈之可勝痛哉可勝痛哉惟門下察於衆口之外論
其虛實而時賜藥石焉斯回生之力也若下愚終不
可移清議終不可違不肖非朝市之鄙夫而山澤之
癯耳寧復與有道者相接哉言詔激切幸其亮察

與萬兆

梅國禎 邑人

里中人來傳云家父有書與足下會逢足下之不若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廿六

而裂其書抵之地且與使人手相格也以理度之必
無此事而足下包藏盛意則知之久矣足下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土地小故而寒家又濡弱可狎視者何
足以煩爪牙之利而試毒螫之威哉况人各有所寶
以詎子孫不相悖也嗚得腐鼠見鷓鴣而赫之則甚
惑矣寒家日孳匕以禮義忠信詒其子孫而惟恐其
不足足下日孳匕以土田宮室財賄詒其子孫亦惟
恐其不足今足下金帛足以饗士堂可建三丈旗而

息壤干私則古者一成之賦也足下所不足者非土地亦明矣奈何一觸於目輒張吻而嚮之本田雖寒家故業所當世守者然足下以得地爲實寒家以沒讓爲寶各符其實以聽天命而詒子孫豈不兩全而足下必爲是肆匕者必如何而後快哉人謂足下見邑侯有所督過於寒家故因而爲此使寒家不敢言而足下又因以取媚而幸免於三尺之外是足下之智不若癸矣何也邑侯之於寒家不過以其不能將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卷之十

十七

順故薄示懲創耳足下於乎旦幾希之時試一反思其所以日積月累以成此大名者雖足下能一一自數之乎其不能自數而汗出毛竦不病而憚未寒而慄者皆在人耳目而上之人所稔聞者也彼邑侯者固吾道中之君子而易事難悅者一旦別其薰蕕而謂足下之藉此以行險徼倖也吾恐爲幕上燕矣今爲足下計宜亟反心易慮將數十年秘謀毫髮不掛於心而少知人世之有所謂理法者雖杯水車薪勢

不相敵而齋戒沐浴以事上帝庶幾有裕而免之者
而又親師友以教其子弟使知大易用譽之義若累
十二棋而履春水所謂逆耶而順守之卽足下之土
田宮室財賄或有能保之者若恃一時之詐力而欲
爲後世之計旣待人之故業而又重傷其孝子慈孫
之心自古及今或有能善其終者特區七寡昧未之
見且聞耳語曰爲善尚未蒙福爲惡將欲何求政謂
今日在足下勉之而已近見西方大士視一切皆爲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六

泡影獨於墮惡道者尤有濟拔之心焉故不敢以何
擇爲解而忘其藥石幸足下範我馳驅毋使他日嘆
曰悔不用梅君之言則足下家門之福也

與某公

梅國楨 邑人

世上最艱苦事都任在自己擔當無一毫退悔心是
大豪傑世上最便宜事儘讓與別人受用無一毫羨
慕心是大豪傑人忌害我不與計數言人能之我有
思於人而人忌害我不與計較非有大識見者不能

也人之好趨承者非但識趣落在一邊亦是一種才
無是才而效其所爲徒自取愧悔也一生便擡頭不
起矣卽如先輩中有若官居鄉俱負重望只因容易
作書爲人所輕謾聲望大損其心本是從原但欠慎
重耳可見凡事不可不慎也

與某糧儲

敝邑連歲大祲去年尤甚十室九空道殣相望奔走
百里外採蕨爲食食多輒病且死麻屑豆餅平時以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九

養猪畜者得之不啻芻豢間有擔石之儲則萃起而
奪之有相殺者豈不畏王法迫不得已也私家之藏
旣盡官廩所積不多轉輸失策告糴無門人心洶已
非轉徙四方則聚而爲盜耳幸賴兩臺老公祖題准
十五年南糧改折十六年漕糧免十分之二行文到
縣一時聞者莫不鼓舞稱慶庶幾再生此米見在水
次未經起解但恐糧里無知乘時射利妄將前米花
用販賣則上意成虛下民失望如入口之食忽成毒

餅噉之民石擠之壑雖欲賑之將無及矣乞嚴加
禁諭有罔例納完折色者卽以本色給領計二次可
得米六十餘石兼以積穀發賑不三月卽接麥秋民
知利而不害昔懷樂上重犯法不惟違主恩明職守
而數百萬生齒之命皆仁臺之所造也伏乞留神地
方幸甚世道幸甚

秦舜峰開府救荒書

梅國楨 邑人

季冬寓會城初不敢以賤名姓唐突閣人乃臺下以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卅

屬吏之舊隆禮先之言及地方旱傷真若痲痺在身
虛懷下問彼時以臺下持在大體不宜以瑣屑聞也
及返敝廬時值元日墟里無烟行路稀少自是以來
城市之間道堯相望附郭之近公行剽劫則僻遠之
地又不待言不圖全盛之時見此蕭條之狀自古救
荒惟蠲與賑今經費有定數帑藏無積貯緩且不可
誰能議蠲若賑則欲取之本縣而倉庫空矣欲申請
轉發而司府空矣欲勸借富室而閭閻空矣更兩月

始及麥秋枵腹之人朝不及夕其何能待耕牛盡歸
箸肆穀種望之遠方而春來無雨池堰俱涸卽力能
辦者亦不敢議及牛種恐如往年以重價棄之無用
之地也將來之事又不可知爲今之計必不能出一
竒以利民惟去其所以害之者使自爲計而已如通
道路以便漕輸安商賈以通泉貨截渠魁以息盜賊
寬脅從以省搔擾皆去其害民者而民言利矣本地
既無儲蓄則轉輸全賴他方而道路之間劫奪爲患

雖粟如丘山不敢望也捕盜員役有能設保甲嚴緝
捕而不時以身察之則道路通而糧自集矣然糧雖
集而無所取價也勢必貸之當舖而時事之爲當舖
害者非一事也讌會則取什物餽送則取金幣卽酬
其直不過十之二三而寸之不理者固多也每獲盜
賊則駕言起贓應捕人役混將他人當票一槩混取
則凌轢騙害無所不至利小害大彼何樂而爲此乎
惟禁所以害當舖者則泉貨通而小民有賴矣至於

凶荒之時盜賊易起或以爲迫於饑寒曲爲寬縱或以爲漸不可長一槩誅是二者皆過也縱一真盜則害及良善聽其牽連則濫及無辜故真盜議死甚者梟示則法嚴而人不敢犯餘黨不問俟其再犯則情通而人不見擾凡此數者皆老生常談人所厭聞然謀及老成詢之父老皆以爲救時之急無要於此矣或以爲此有司之事不宜聞之上臺然各有分地則兼制之爲難未奉明文則專擅之爲慮臺下酌其麻城縣志

卷之十

三二

可否明布教令則虛文塞責所從來久矣向承虛問敢布其愚惟特則省覽而不罪其狂無任皇恐瞻望之至

與劉寫

梅國楨 邑人

不孝不徵令一人擅入衙門通邑所知昨因吳可遣事細訪乃知有李夢麟梅可託不知嫡名併可通三人常以假借本家名目可通恐其不信又假具一詞以實之事雖實而人則非不孝素不以一字入公門

卽有詞豈不令家人親去而使他人代也蓋不孝自
明鄉書至今三十六年矣院道公祖屢疎通問况敢
有一字一人有所干謁鄉里平民以此相信相許今
老矣肯毫忽苟爲舉生平負盡乎聞可通悖傲異常
須枷號始足示警此輩刁頑朴貴非所懼也回遣家
僮完納鞭銀併白鄙心種上之懷容遲日面悉

與文明府

梅國楨 邑人

某聞造就之恩等于生成知已之感深于骨肉寒家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三

數年以來門祚衰否家父匏繫于丘園某也蓬轉于
天涯諸弟株守于佔俸百歲祖母甘旨不充而齟齬
之事且時上之自明公下車始得安枕矣而弟樓
弟森俱蒙國士之遇國楹國 小壻劉承緒皆與進
入學今樓森得溷賢書何一非造就所及天地高厚
之恩將何爲報卽欲啣結末繇而已敝邑士風漸不
如前一假詞色則家族家人便得憑藉恣睢冒犯殆
不可言寒族人雖知守法而人衆難齊家人又易隨

風而靡惟望一以法繩之使寒家父子兄弟不至獲
罪名教不致取怨鄉人則明公之賜不但生戎已也
與表兄劉太凝館師
梅之煥邑人

秀才時聞灑洲如仙庶常時見館師如神兄今仙且
神矣豈屑下問人間猥事視一切賈豎爭言正白樂
天所謂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鬪蝸牛但五濁
惡世不平事多不待不借平章軍國者一平之似又
不得槩爲厭棄也聞兄爲里中無罪之士多方嘘植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卅

於首輔之前此無與弟事而弟却切骨感服世間若
無此一種天日不在天上矣海內名鉅咸以弟之不
辯謬加稱譽以爲有得於犯而不較之道夫長厚何
必召直欲浮薄少年少醒沉迷知神明聖土之不
可欺大家從實處過庶於事不至決裂耳司空歸聞
先生日益好七俵傷於虎口而事之惟謹始而畏之
久而與之俱化但不知中山狼何以報德也平章得
不平此公案則一洗雲翳而俱見天日乎此等鄙猥

語極知可厭不應上瀆天際真人然無利不現身無處不濟度此神之所以神仙之所以仙也若自了漢則世尊所欲打斷脚脛者去司空幾何哉

與唐撫臺

梅之煥邑人

黃麻當危急存亡之秋鄧元戎忽領大兵至億萬生靈始有再生之望敵邑使祖臺福庇伏兵屢獲奸細內應不敢竊發渠魁稍有戒心暫退以俟我懈意實未嘗一刻忘黃麻也二月廿五六夜連獲奸細于城

麻城縣志

卷之五

五

外皆供俟三枝齊到必入麻城過夏江花之寇破鳳嶺等處者被彼處堵截皆從光羅入黃麻前次之從麻城西馳者仍在德安隨州一帶耽七虎視不盡楚蜀不已也已破之處不留亦不再往後寢可慮者全在承天鳳陽則非其所戀且各處大兵雲集鳳陽矣鄧元戎若自討便宜只令走無賊之處今偏守賊入之衝此其忠肝義膽不亦今人所難哉昨在羅山破賊親自衝鋒斬獲無算何其勇也此破賊擄者悉給

帖放歸不以充斬獲之數婦女之有父母夫家者皆
令送還何其仁也各兵所獲之財物仍盡賞本兵以
作其氣何其廉也紀律嚴明在敵邑秋毫無犯市易
不奪何其嚴也生等閱將帥多矣自未有如此超乘
絕塵者賊之耳目甚長鄧元戎今日去賊明日卽復
來從黃麻而蠶食席捲承天陵寢大可寒心伏乞祖
臺會同直指公祖照原部文檄發糧餉俾暫駐黃麻
等處仍合疏題請借重鎮楚得以聞警卽隨處追勦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廿

庶三楚不至駢首入虎口也生等卽有公揭到部然
必祖臺會題而後於事體更便時危情急不暇擇音
統惟慈照

與洪制臺

梅之煥邑人

憶昨西郵叨沾廕庇年來荏苒風塵缺焉聞問乃仰
止之懷則非雲泥所能隔也適有天幸敵楚亦在德
星垂照之中三戶驚魂咸有起色不肖二天之慶又
可知已賊所殘破之處不久戀亦不再往江北諸賊

皆分道入楚敝邑則其門戶也耽也敝邑非一日矣以備禦有素頃又每伏鄉兵擒其奸細內應絕而勢少緩然意未嘗頃刻忘也本月內破鳳陽等處者皆從羅山分三股入敝邑焚殺之慘視二月更甚焉前從敝邑往德安等處者又厚集而圖大逞敝邑之危不止累卵幸節帥入兵怡至賊聞而始退舍避之忽接部文又令舍黃麻而赴鳳陽矣明知賊不在鳳陽而不得不奉行唯謹節去賊必復來敝邑如有失則

門戶壞而席捲長驅承天陵寢大可寒心二月初三辰刻賊過敝邑城下爲先聲所奪不敢攻然各村鎮名殘之慘尚不忍聞則被破之郡邑又當如何此賊到之處逆奴慣盜及遊手遊食之徒從者如市良民無不呼千歲間呼萬歲其輜重之多供奉之侈皆未可名狀似此光景撫之一字已無望矣惡貫滿盈勢極必返正天道神明藉手於刑臺之靈以彰天討之日也然勦亦何容易言也勦此則逃之彼勦彼則又

逃之此分勦則兵力單合勦則岐路雜我兵集而彼
徻遁我兵撤而彼復來擾也何日而已耶况救授於
已破之處諺所謂賊過安可且可盡安於已破之處
而慮其未破者以俟其來是祇爲賊開方便之門也
敵邑輿情欲借鄧帥鎮楚而仍部其所統之兵如賊
從楚入豫則楚躡其後而豫擊其前從吳入楚則楚
遮其前而吳蹙其尾兩下夾攻庶不止驅之出境而
以隣國爲壑也鄧帥紀律嚴明調度有法軍士在城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廿六

寂若無人賊至界嶺聞名宵遁敵邑甚德之而欲依
爲命敢向祖臺直陳之百萬生靈所繫呼籲俱殷然
爲敵邑圖瓦全正爲陵寢門戶求萬全也不嫌草野
仰瀆雲霄恃高義必有以鑑原之臨穎曷任主臣

復張邑侯年丈

時舉劉太公疑為張公子梅之煥師太疑後官少宰學士

待金馬而避世殊愧歲星焚銀魚以還山幸依化日
願為小相每慚伊朱博之音持助正人忽示我霍光
之傳惟自任天下之重也故樂得英才而教之淹貫
古今不數太平半部並優仕學何假南面百城宰相
用讀書人亦知不學之無術秀才以天下任是必有
志者竟成救時相豈易言哉同年情何可當也惟年
臺壽國壽民興作人之愷躬裁下子亦狂亦簡獲卒
麻城縣志

卷之十

歲之優游

晏張邑侯

之煥

二月維中三陽正少晴郊日麗

清陰紫陌

風柔麥葉平分細浪試問韶光幾許恰輕煖輕寒還
詢樂事如何堪一遊一豫團南野色聽北斗履聲
賒來兩岸鶯花真成兩部喚醒一簾風月不用一錢
露冕行春攀轅卜夜觴曲池而泛月不爭上巳之芳
辰訪石塔於摩雲猶識咸平之故事酒嘗新熟花看

半開君子之至於斯賢者而後樂此已 射擁篲企
切驅車

跋

汝無念卷

梅國楨 邑人

常珍上人以此卷示予上讀之再過其中有可喜有
可疑有可論王士琦者余快友九年別矣不知坐進
此道也一可喜有無念出吾里中二可喜卓吾告近
溪先生文如哭如笑若飛若舞叙其平生出處襟度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十一

如肅三可喜中有書云周元孚人品甚高但似於詞
章勲業氣節着脚意頗少之於詞章勲業氣節着脚
卽不可捨詞章勲業氣節飲食男女之外於何處覓
佛耶此可疑卓師 近溪文謂其無與傳衣鉢者爲
惜死夫近溪誠宜惜死特不宜爲無傳衣鉢者惜耳
衣鉢之不傳豈盡人過孔子及門之士三千人最當
意者莫如顏子其次曾子顏子死日天喪予伯牛亡
但日命矣夫諸弟子不以爲偏一旦獨呼曾子之名

而授之以道餘皆不與焉諸弟子不以爲私見一互
鄉童子任一闕黨童子人有後言矣藉令以互鄉之
恭謙闕黨之慤勤而侈其得朋列之高足子路必自
攝之蓋孔子胸次最虛目力極高擇人甚精而教之
甚當其材當時能游大人以重其師者莫如子貢與
季孫臧而彌子親者莫如冉有季路彼方皇匕焉得
若而仕曾不若簞食瓢飲與夫衣不蔽肘之寒士是
以亦傾心向之而卒得其力近溪先生以法本平等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一

不擇人故其弊至此不知擇人所以爲平等也猶幸
其出於無意不至拂人之性故其弊亦止此而已卓
師他日有言不肖者入會則賢者必不來雖近溪亦
未免此累未須以此足之近溪將矣然自失肯惜
死耶此其可論者

書卓吾和尚塔

梅國楨 邑人

塔在龍潭湖之陽卓吾先生自初以爲他日藏斃地
也屋成托余塔劉承榮以署書屬余卓吾本知余不

善書乃漫屬之而余亦以漫應之意各有在也夫卓
姓李名戴贅字宏甫官姚安太守今名其藏不以
姓氏不以官閥而稱和尚從佛名也卽百歲後當廣
封樹稱姚安守而正以塔屋從佛教也屋之上爲寺
前塑佛像甃以磚石加聖焉卓吾之愛其身可謂至
余竊怪世人之愛其身者必享富厚之樂有妻子
之奉以快意生前而後爲生後計卓吾捐家室守枯
寂厭甘毳就惡且精潔其藏而又不比於牛眠馬

氣之習尚也卓吾可以尋常比擬乎余亦不知所爲
書矣

詩

萬松亭詩

有引

宋蘇

軾

眉山

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于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傷來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詩

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比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那憐冰雪姿為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三

岐亭五首

并叙

蘇

軾

眉山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也為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復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中途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為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為殺戒以遺季常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必以前韻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而

季常七來見余盍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量移
汝州自江淮徂雜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至九
江廼復用前韻通爲五篇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遠林草木暗近舍烟火濕
下有隱君子嘯歌方自得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急
拊掌動鄰里遠村捉鵝鴨房櫬鏘噐聲蔬果照巾冪
久聞蔓蒿美初見新芽赤洗盞酌鵝黃磨刀削熊白
須臾我徑醉坐礪落巾幘醒時夜向闌唧唧銅鉞泣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四

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我當安所主君亦無此客
朝來坐菴中惟見峰巒集

其二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
剗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惡
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冪
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机赤琉璃載蒸豚中有人乳白
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試了雌豪華未死神已泣

先生萬金壁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
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七遭惡客

其三

君家蜂作窠歲七添
添汁我身牛穿鼻卷袞莫相濕
二年三過君此行真
何七愛君似劇孟叩然未爲急
家有紅頰兒能唱綠
以鴨行當隔簾見花酒映疎冪
爲我取黃封親折官
此赤仍須頰素手自泛萬頃白
樂哉無一事十年不
田幘閉門弄添丁談用兒女泣
蘇城縣志
卷之
四十五

其四

軼

酸酒如薑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見雞黍窄
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禁辭奴飯白
西鄰推甕盎醉倒猪與鴨君家大如掌破
何從得此酒冷而始君赤定應好事人千我酒盃中
爲君三日醉蓬髮不暇幘夜深欲逾垣臥徙一生同

亦笑我鬢齒行 禿缺三年已四至 歲歲真過客
人生幾兩屐 莫厭頻來集

其五

枯松強鑽膏 枯竹欲一漉 汁兩窮相值 遇相言聊自濕
不知我與君 交遊竟何得 心法幸相語 頭門知緩急
願爲穿雲鶻 莫作將雛鴨 我行及朱夏 煮務輕罽屨
故鄉在何許 西望千山赤 茲遊定安歸 東點葉家白
一歡寧復再起 舞花_啼里 憤行將出 苦語不笑雜 嗚泣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

吾非固多矣 君豈無一缺 各念別時言 閉散更主客
空堂淨掃地 虛白道所集

陳季常見過 詩

二首 今錄其二

蘇

仕宦常畏人 退居還喜客 君來輒館我 酒但飲濕
東坡有奇事 已種十畝麥 但得君眼青 網日夜惡

其二

送君四十里 只使一帆風 江邊千樹柳 石供李白
此行非遠別 此事故無窮 願長如此 想春毫

道觀山白水崖

巳亥清明後
携家入遊

吳季堅

拂衣歸去來西山有嘉遯林花紅紫雜
尊酒清濁渾
挈携欵琳宮抖擻擺塵盆清明雨新霽
山色逾秀潤

龜峯詩

程南金

休寧

萬峰七色一峰前上天下天雲茫然佛
磬數聲落空
寂松花五月飛寒烟江晴欲辨鸚鵡草
日暮恐來瀟
湘仙夜半呼龍伴清骨短衣聊對石牀
眠

夏日龍湖

李

贄

溫陵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七

暑在人還倦竹深風自涼茶來頻我酌
酒到與君嘗
徒倚窺馴鹿聞呼過短墻沉吟秋日近
容易得相將
又中秋劉近城携酒龍湖

舉網澄潭下凭欄看得魚誰將從事酒
一問于雲廬
水白沙鷗淨天空木葉疎中秋今夜月
爾我獨躊躇

湖中春望

劉

諧

邑人

峭寒初放草痕齊依約來時路不迷月
落曉雲猶繞
岫泉飛春雨欲平堤鸞篔簹笑憐新製
雁字含嗔擲

題誰解暗魂消未得年，多在禪湖西

麻姑洞

周應曦 邑人

繫馬攀崖尋洞口，野花叢竹亦荒涼。
潺湲王液下幽壑，迢遞藤蘿穿石牀。
烟繞翠微疑羽服，風敲黃葉想鳴璫。
可憐書信寂寞久，空有玉壺仙醞香。

過周子竹莊

劉侗 邑人

長年官道輪蹄側，結得園林向此藏。
歲儉不妨妝橡栗，客來偶爾著冠裳。
竹光太邃苔升屋，花緒無端蔓麻城。
縣志 卷之十 四八
過墻門外况臨沙，十里暮應疑月曉。
疑霜

初夏東山書屋

周禮 邑人

松杉換新裳，乃在夏之候。
結屋四無隣，涼風沁石竇。
樹淨雨初浴，濕雲墮峯右。
入顧綠茸七千樹，萬山秀
攤書延古人，茅破不知漏。
有時發清詠，適我良非謬。

同劉同人和道觀山石上韻

周損 邑人

石淙鳴壑秋，丘中自井遯。
挈瓢下瓦亭，飲水不飲渾。
清響寄山客，白雲知秦壑。
澗流泉夜心，濯月瀨芳潤。

從同翠梳劉貞和韻

刻于有小阮邊我讀秋遲紫雲盤飛克黃蝶菊叢潭

畫石七可讀汝力剔其盆帶水看筆法千年學港潤

春暮眺相子塔

宋祖法 泗水

華山開氣象表七立千尋不識亭松路猶瞻利柏林
有心來日午無影問秋陰石上徘徊久飛花一寸深

戶

民米

五言古

初至江夏諸子過訪

梅國楨 邑人

風吹布帆裂倒捲大江流沿廻青山磯忽見黃鶴樓
諸子寒相慰一尊夜未休且勿言名姓吾今倦應酬

七言古

壽穆侯

梅國楨 邑人

西風萬里海天秋
茲洲仙子御風游
青蛇原自豐城劍
黃鶴飛來江漢樓
七頭玉笛正悠揚
劍氣凌空五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三十
色光坐令白日星河近
不獨中宵魍魎藏
朗然吹罷月華高
今古乾坤一羽毛
澤叟浪聞三洗髓
曼倩空傳千歲桃
芙蓉十二常似春
鳥媚花嬌處
七新丹成好向九天上
散作春光滿八垠

輓熊烈女

梅國楨 邑人

楨也神遊廣漠野
眼中有泪不易灑
誰家有女節獨苦
驚看不覺泪如雨
百年恩愛在結盟
結盟為重恩愛輕
一朝夫婿不可活
八可許股可割
七股事夫

卽以身肯令夫死別從人人口齧土匕欲摧天地為
我收塵埃以頭觸棺匕欲裂棺上殿匕頭上血匕汚
麻繩還自縊其如親戚紛相衛使生只是灰中燼可
憐對面不相信曉來含泪若為粧起向阿姑與爺孃
我今從爾勿復憂但令獨處守卽休回身闔戶聲
吼天地反覆山川走又如雷電礮斫風雨駛破門已
作觸柱死自古豈無臣之忠高牙大纛金門通又豈
無婦之節合懽雙帶同心結豈如女未入夫門生死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五

尋常由一言首陽之薇空復青泪羅千載流濁涇倏
忽綱常標閭闔頓令山水生顏色男兒操此七尺軀
龍逢比干俱丈夫仰天血泪墮肝膽一滴能殺滄海

送丘謙之守保寧

梅國楨 邑人

夕涼風生吹斷都門柳送君不能別惆悵對尊酒
已得讀書城西邊我正垂髫君少年奇毛健翮俱神
可以萬里同翔七豈意風雲隔榆枋我為鴈安君

鳳皇浮沉遠近隔所向一千里永相望我來上書
不得意君亦遠自湖陽至燕市同爲慷慨歌巴江又
攬澄清響濃陰滿覆巴江路是君手種甘棠樹父老
來看舊使君重聽兒童歌五袴人生事業須及時四
十專城亦不遲功名到手好自愛予髮種七何能爲

五言律

感懷十首與康樞趙穆士南師仲

梅國楨 邑人

薄俗不可問吾將還舊廬誰知肝膽在但覺鬢毛疎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五三

野老從爭席王門莫曳裾繇來彈缺意不是歎無魚
其二

故園花開後天涯柳放初可憐千里客不見八行書
莫倚遭龍唾還須混狗屠當年班定遠投筆意何如

其三

久客拂青萍相看眼自明一從然諾後便覺死生輕
細雨迷山苑浮雲拂帝京何來二三子差足慰平生

其四

誰信羈栖日還如行路難
言花翻作恨對酒強爲歡
隣舍無分燭兒童有逐丸
何如少徑裏偃蹇竹皮冠
其五

一棊江天色蘼蕪幾度新
吟來終憶越裘敝莫干秦
短髮愁中世浮踪夢裏身
此生難自料何況眼前人
其六

歸去亦不惡關門愁令繻
壯心空自賞骨相未應殊
歲月淹詞客風塵泥酒徒
不知廊廟上曾有起江湖
麻城縣志

其七

長安春色好一度一長嗟
翻厭人閒世休論夢裏花
有身堪借客無地可爲家
因憶蒙園吏吾生信有涯
其八

傲骨難諧俗人情已自知
久居鄰里熟三逐故交疑
搖落悲花片攀留情柳絲
升沉今莫問未及坐楫時
其九

故國草萋王孫路欲迷
不從他處發烏鴉

待詔非金馬全神或木鐸
其十

楊花風自急未比客愁多
世事看如此吾生將若何
別來疑白壁歸去愧青蘿
莫是荆高侶相逢得和歌

七言律

寄友人

梅國楨 邑人

蕭蕭騷馬又黃州太史何如惜
壯游孤鶴再橫赤壁
槩昔人重到竹居樓
風吹古道征衫薄
雲捲長空月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四

影流別後相思立江渚
白蘋紅蓼滿汀洲

送文明府 蜀人

梅國楨 邑人

星郭去上度秋風楚水巴江道路通
自是南行須召伯
故從西蜀借文翁
春回白雪鳴琴裏
雨過青山拄笏中
父老只今看擊壤
不妨遊子獨飄蓬

丘謙之園亭 七言

梅國楨 邑人

小苑斜連驛道傍
酒旗歌吹遶王陽
科頭盡日無迎送
醉踏飛花淡水長

元趙芝日明府入觀二首

何處離樽慘暫留城邊新月竹邊樓橋垂霜柳寒猶
綠河帶冰斷不流鳴鳳正朝三殿日飛鳥還繞一
枝秋誰言別後長安遠夜七分明望斗牛

其一

百詠山城日作碑御屏名姓久相知獨憐鳧鳥追隨
處忽是驪歌漉斷時楚續冬溫懷愛日漢宮春晚冷
南枝青蒲此去條封事言事惟無一字欺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五五

其三

枯苑年來世態新巫咸無夢到湘濱灰寒安國人猶
溺律煖鄒陽谷自春敢謂九淵重見日但知千載不
成塵星辰曳履回天處莫許南箕近紫宸

